

一个天生夏天怕热的人,怕的绝不是阳光的明媚,而是那份无法消解的闷热。冬日的寒,可凭衣物抵御,可借炉火取暖;而夏日之热铺天盖地卷来,给人以无孔不入的纠缠,穿再单薄的衣衫,躲再阴凉的角落,也难以逃脱。故而,盛夏对怕热如我者,不仅没有热烈的浪漫感,反倒像一场旷日持久的难耐煎熬。

“苦夏”这个词,是从懂事起就留下深刻印象的。每年入夏,都会因酷暑而厌食,体形明显见瘦,祖母总以苦夏为由,到老中医那里开几付唤作六一散之类的汤药。至于喝下去管用与否尚且不论,苦夏的标签却就此牢牢扎根心底,对热的恐惧也伴随自己走过了大半生。时至今日,不耐热的表征依然清晰如昨。立夏刚过,别人尚穿外套,自己已短袖着身,折扇和手绢之类皆出门必备之物。一日三餐时常汗湿双颊,饭前,在家时必须脱外衣,在外会下意识寻找窗口,尤其对别人避之不及的空调风口情有独钟。虽非良习,却也帮自己逃掉了许多应酬。因为每当外出聚餐,妻子定是笑嘻嘻地叮嘱:喂,悠着点!别吃得满头大汗,让人看着抢饭似的。这揶揄的调侃犹如唐僧念的紧箍咒,饭桌上一旦冒汗,立马不敢再动筷头,殊不知神经一紧张,汗来得更快,于是索性停止进食,经常大餐过后仍然饥肠辘辘,回家还要泡包方便面充饥。故而,大部分饭局就此婉拒。

惧热多汗,按中医的说法系“血热”,为热邪侵入血分,体内阳气过盛导致的血液运行加速、功能亢进的一种病理状态。与其说这是一种体质上的缺陷,倒不如说,是某种与生俱来的宿命。它在无形中塑造了自己独特的神经触觉,自己对气温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像一支过度灵敏的温度计,随时记录着夏天最细腻的热量变化。温暖的气温渐升时,刚从寒冬走过的人们普遍乐享阳光的温暖,而苦夏者已经有了燥热的感受。一旦入伏,暑气彻底失去分寸,热流霎时间浩浩荡荡涌向人间。清晨朝阳的温柔不过灵光一现,转瞬即化作滚烫的熔炉。空气里没有一丝风,凝滞得像密不透风的棉絮,沉甸甸地捂住大地、街巷和枝头,也压在人的心上。早

在广西梧州市的老城区行走,满眼都是骑楼。骑楼,是在底楼留出一条通道,上面是住宅,下面是店铺和人行道。

墙体斑驳,有一股时光的气息。我一边走一边打量,米粉店、食杂店、五金店、彩票店、糖水店、眼镜店、针灸店、烟酒店、百货批发店……偶尔,一两只燕子在廊檐下一掠而过,恍惚间像回到了上个世纪。

骑楼这种建筑,原本盛行于东南亚。1897年,梧州被辟为通商口岸,成为西江黄金水道商贸枢纽,粤港澳和南洋商人涌入,鼎盛期全城商号超过1500家。

1924年,梧州发生了一场大火,老城竹木房屋连片焚毁。当局启动拆城墙、拓马路,统一建骑楼工程,参照广州骑楼形制,建成连片骑楼街区。

转眼已过百年。这些骑楼仍保留有560余栋,楼层多为2到4层,坐落于河东老城区。这一连片骑楼建筑群,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保存之完整,国内罕见。

在骑楼下行走时,发现方形柱子上有一个个铁环,低处一个,高处一个。询问用途,竟是为拴船所建。原来,梧州水患颇多,常常淹没街道,甚至直接将一层淹没。居民只能靠小船外出,小船成了必备的交通工具,一个铁环就是一个临时停靠站。

既然水患频繁,为什么不选择在高处盖房?本地朋友答曰:虽然老城区地势低洼、平地狭窄,但这里靠近码头,对于早先的商人和居民来说,低洼地带来的航运利益与财富,远超洪水造成的财产损失。人们宁愿留在低处,也不愿放弃这片黄金地段。再者,骑楼也有一定的抗灾能力。特别是建筑材料弃竹木而换砖瓦和水泥后,可以抵御洪水浸泡。积水漫到一楼时,商户只需垫上几块砖头,就可以照常做生意,若水再涨,货物和人员便一层层往楼上转移。

在坚固的现代防洪大堤建起之前,梧州人正是靠着因地制宜的骑楼,实现了“人水争地、与洪共存”的生存哲学。本地朋友讲起趣事,大水来袭时,父辈们仍悠闲地打麻将。本地人性情中的平和、随遇而安,可见一斑。

除了老城,新城里也颇有些骑楼式建筑。时值雨季,人们不用打伞,自在地在连廊下行走。连廊就是巨大的伞,在与另一座骑楼的连接处,需要快走几步,或者轻轻一跳,此时落在身上的雨珠,平添了一点趣味。天一放晴,气温迅速升高。行人和店主才有了遮阴屏障。随时可见椅子上坐着几个人,面前摆着竹制小桌,悠闲地喝着六堡茶。

在梧州市的新旧骑楼里,我看到了生活中的人。这里的骑楼有酸甜苦辣,有悲欢离合,楼与人彼此依存,处处都是生活的烟火。

大地

苦夏记

云 德

晨起床一开窗,立马就有一股奔腾的热浪扑面而至,瞬间裹住身心,连呼吸都带着灼热的质感。

到了中午,骄阳似火,强光宛若亿万根针密密匝匝铺开,整个世界便成了一座巨大的火窑。热流肆意泼洒于大地,空气几乎也变作透明的焰火,仔细瞅去,能看得见它在路面上的扭曲与蒸腾,远处的楼宇也在这晃晃悠悠的热浪中变得虚幻起来。路旁的各种树木,叶子千篇一律没精打采地垂着头,像是被烤焦了的纸片。街边的小草也失去了往日的青翠,叶片蔫蔫地卷曲着,慵懒而乏力。只有知了在树上拼命地喊叫,撕心裂肺地,一声接着一声,仿佛竭力控诉这要命的炎热。草木覆盖不到的广场与空地,地砖或水泥路面被无情地灌饱了光热,踏上去像踩在烧红的铁板上。人们行走在这样的空间,每一步都是艰难的生理考验。谁也不敢快步跑动,不敢抬头迎向天光,只能低着头,慢慢地挪步。如果数着步数往前走,不出百米,后背便被汗水浸透,贴身的衣物黏在肌肤上,又闷又痒。额角的汗珠密密渗出,顺着鬓角滑落,纷纷坠在脖颈和肩膀上。手心湿漉漉的,指尖带着黏腻的触感,连抬手擦拭汗水的力气也被闷热悄悄抽走。若继续前行,汗水就不再是皮肤上缓缓外冒,简直就是从肌体中喷涌而出一般,不一刻便全身透湿。稍后,在衣服上结出地图般的白色盐霜,其线条的繁复与生动比起毕加索的抽象画来丝毫不减成色。

苦夏的人通常不敢轻易在午时外出。殊不

知即便躲在室内,照样闷热难耐。门窗关闭,虽避开了骄阳,房间却就此变成密闭的蒸笼,空气浑浊凝滞,连呼吸都觉得沉闷。即便窗帘拉得再严实,依然挡不住热气从窗缝里、从门底下,甚至顺着墙壁缝隙挤将进来。室内暗暗的,时间仿佛也随之凝固,钟表的秒针走得格外慢,嘀嗒、嘀嗒的,每一格都像敲在人的神经上。静坐片刻,便满身燥热,心神不宁。翻开书页,指尖沾着薄汗;品口茶水,温热入喉,更添烦闷。心里无时不盼着风起,渴望凉意,可现实却是加倍的燥热。唯有手中的芭蕉扇摇得更欢,或把电扇开到最高挡,无奈它们送出的同样是热风,只不过是让热空气在你身边翻来滚去,仿佛有人拿着热风机对着你吹,灼热感丝毫不减半分。有时实在受不住,便去冲凉,可刚从浴室出来,身上立刻就蒙上一层细汗,黏糊糊的,像涂了一层稀释过的胶水。扇也罢,洗也好,人为的干预始终难以抵挡那漫无边际、令人窒息的酷暑。

上班的时节,不出门肯定是不可能的。躲开暑热的最好办法就是早出晚归,一大早就去上班,太阳落后后再骑车回家。这倒歪打正着,给人留下个工作勤奋的良好印象。最不可思议的是人算不如天算,当初单位分房时,因工龄和职级等方面的原因,住宅阴差阳错被分配在宿舍楼的最顶层。未承想一住就是20多年。每天下班回家,楼梯爬过4层,顶楼的热浪便对你迅速展开热情的臂膀,给人以难以消受却又无法拒绝的恐慌。房门打开,屋内更是高温干蒸桑

独轮车排山倒海

——写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中国画《盛夏图》,作者李苦禅,中国美术馆藏。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非一稿多投。

本版邮箱: 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周舒艺

这个冬天无数场大雪的围困,无数辆独轮车轰轰隆隆地涌入和聚集一个看不见的包围圈正越缩越小越缩越小。谁能阻挡从雪地的车辙里从他们一路踩出的脚印里来年将长出这片土地火焰般的第一抹新绿

牛旭斌

多味斋

拿浴般的感觉,房顶倾泻而下的水泥焦烤味与室内被衣栏衫蒸发出的陈腐气息混在一起,直愣愣地拥进鼻腔,喉咙里顿时掠过缕缕难抑的瘙痒。在马不停蹄开窗通风、电扇驱热的同时,一家人经常会以买菜或购物的名义迅速逃离房间。重回大街方才发现,外面的热风似乎比家里的浊气还要受用一些。

尽管想尽各种招数降温,但顶楼的热浪是彻夜不退的。夜里躺在床上,窗外投来的光线呈暗红色,风扇吹出的热烘烘气流带土腥气,这焦躁的氛围没有丝毫的恬静可言,身下的凉席很快被体温焐热,翻身换个地方,片刻又湿热起来,翻来覆去如若烙饼,一个夏季总也睡不安稳,有时实在困得不堪,干脆直接就睡到地板上。这样的惨状,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家里装上空调才算告一段落。

在空调尚未普及的年月,怕热的最大收获,是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避暑专家。地铁几乎变成了夏天最佳的避难所,但凡出行,甚至纯粹为逃脱地面上的酷暑,总会千方百计增加在地铁内逗留的时长。地铁隧道里那带着潮湿气的凉风虽不好闻,但可以迅速吹干额头的汗,给人带来难得的短暂惬意。同时,乘凉的经验还让我清楚地知道哪家商场空调开得最足,知道哪个公园的树林最茂密,知道哪个河道周边最凉爽,知道何时出门才能最有效避开高温。这些知识虽然没有写进公共旅游攻略,却实实在在属于对温度有格外感知力的人所独有的生存秘籍。

酷暑就是如此这般地令人烦躁、令人疲惫,却也让人牢牢记住了它毫不含糊的坦荡真实。直待秋风骤起,驱走夏日暑魅,抬头仰望天高云淡的秋色,侧耳倾听远处细碎的虫鸣,盛夏堆积的所有烦闷方随风消散,紧绷的身心才得以舒展。即使步入寒冬,面对刺骨的冷也有了天然的亲近感,因为早把敏感的神经末梢全都无私献给了热。苦夏的感知给人启示,世间所有偏爱或许皆源自曾经的煎熬;煎熬过后才真正懂得,当格外珍惜那跨越酷暑所邂逅的每一缕清风、每一寸阴凉以及每一次温柔的日常与日出。



▲中国画《盛夏图》,作者李苦禅,中国美术馆藏。

公路盘旋向上。一座座白墙黛瓦的三合院民居半隐于山林绿意之间,铺展出一幅山村独有的静谧画卷。民居附近的地里,几位老人正弯腰栽种红苕谷。

小村名太平坎,位于川东万源市玉带乡。村道南侧,有一座石头垒起来的房屋,那是上世纪60年代的仓库,现在改成了村史博物馆。原来,这个小村曾因唐朝天宝年间的荔枝道繁华一时,地理风貌独特,历史文化悠久,传统古建遗存丰富。

可小村一度穷得叮当响。现在的太平坎村,村道纵横交错、通畅整洁,民居、田园与产业基地安排得井井有条。

我试图找到这个山村蜕变的内因。一个三合院民居的东侧院落,是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解宗平的家。解宗平四十出头,脸庞黝黑,透着山里人憨厚实在的劲儿。听说要采访他,他一脸腼腆,一再地说,自己没有什么好说的,做的都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他说,可以去采访村里的乡亲,村子能有今天,办法是大家一起想的,工作更是大家一起干的。

我只能在村里走家串户,在路边跟村民闲聊。漫步在太平坎村的坡坡岭岭,我听到最多的,是“海娃儿”的故事。村里年长的老人都亲切地称解宗平为“海娃儿”。在川东方言里,“解”字读成“海”。

村里有位老人半夜起来上厕所,不小心摔了一跤,碰得满脸是血。老人的儿女不在家,老伴又重病在床。听到消息后,海娃儿披着大衣就赶了过去。为老人简单处理伤口后,开车将老人送到乡卫生院。村民们都说,如此贴心的海娃儿,哪儿找去?

在马家边组,我碰到一个叫谢元礼的男子。他告诉我,两岁时他的左腿被火烧成了残疾,两年前又查出左腿患了癌症,最终整条左腿都要进行

我曾邀请一位农民诗人参加一次诗会。很快收到他质朴的回复:“眼下正忙春耕,得先把地种好,就不去了。”在这位农民诗人心里,不误农时比参加诗会更紧要。

有的人以为,诗人就是以诗歌为职业的人,其实,专职诗人很少,绝大多数诗人来自各行各业,是和你我一样,在生活里摸爬滚打的普通人。

诗歌可能撑不起柴米油盐,但诗歌是一束光,能把生活照亮,可抵岁月漫长。采访过一位在农村开小卖部的女诗人,她说,自己学历不高,初中也没有毕业,但这并不妨碍她仰望星空,让灵魂抵达一种生活的高度。写诗给了她底气和自信。

像这样来自基层的写诗者的亮相,为诗坛吹来一股新风。过去,一些诗歌被批评同质化、口水化,或者空洞晦涩、故作高深。如今,越来越多的基层诗人站了出来,用有血有肉的笔触,书写生活之诗、劳动之诗,为“诗缘情”“劳者歌其事”等古老的诗学命题,添加了时代的注脚。

我们看到了他们的“破圈”。“外卖诗人”王计兵,“农民诗人”沂蒙二姐就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王计兵的诗还“出海”,在意大利的媒体上发表。这让人想起唐代的布衣诗人寒山、拾得,这两位在当时并不起眼的隐者,却以朴素的诗歌穿越时空、享誉海外。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在写诗?借用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那句名言: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于这块大地之上。我们固然需要劳动来安身立命,但也需要诗意来安放内心。对外部世界的敏锐感知,于内心世界的自足自在,这种诗意的状态,正在变得越来越稀缺和珍贵。

为什么要追求诗意的生存?长期致力于唐宋诗词研究的知名学者莫砺锋说:“因为那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人生的真谛。”诗歌如此广泛而深刻地融入中国人的日常。我们读过的那些诗句,已成为我们的集体记忆、文化底色。我们的人格修养是诗的,“腹有诗书气自华”。人生态度是诗的,“诗酒趁年华”。对远方的追寻也是诗的,“只是征行自有诗”。诗意甚至蔓延至消费领域,连一些广告语都是充满诗意的。

诗歌能以短搏长,带给人深深的震撼,能疗愈心灵,“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能涵养伟大的胸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诗歌喂饱过我们的魂灵,点燃过我们的激情,我们正以诗为舟,渡过岁月的河流。

在人人都是创作者的自媒体时代,还出现了不少专注于诗歌类创意短视频的创作者。小众的诗歌正在借助新媒体的东风打破边界,短视频平台上,如今也悄然涌动着诗意的暖流。

就让我们一起读诗吧。



截肢。当时他情绪一落千丈,甚至没有了活下去的勇气。最困难的时候,海娃儿天天陪他并鼓励他。海娃儿说,人谁没有个困难?不想别的,就想想你的两个女儿,也得坚持下去。后来手术非常成功,谢元礼还没有出院,海娃儿就提前安排工作人员,帮他办妥了低保手续。谢元礼说,远远不止这些,这些年来,每次女儿因为雨雪天气上不了山或是下不了山,都是海娃儿专程接送,海娃儿几乎成了他们家的专门“保姆”。

一个从村里走出去的大学生,当上了教授,原本受网上一些负面消息的影响,对村干部有些看法。一次回到村里,他带着妻子去探访爷爷当年住过的山洞,下来时,不慎摔断了腿。当时正值冬天,寒风刺骨,加之天色渐晚,情况紧急。听到这个消息,解宗平撂下饭碗,一路跑到山对面,找到教授,背起来就往山下走。途中遇到河流,解宗平顾不上脱鞋袜,直接蹬水过河。他将教授背回村里,开车送到山下的乡卫生院治疗。这位教授由此不仅重新认识了村里的干部,还主动报名参加村里的一些建设项目,比如为村里捐赠路灯等。

我再次登门,想要采访解宗平。这个憨厚的汉子想了想,说自己也不善言谈,硬要他谈想法,就是想方设法给村民服务好。接下来,要拓宽村里的主道,以及村里到草坝的那条6米宽的双向柏油路,不然大车进不了村,乡亲们的洋芋就拉不出去。

对太平坎村来说,解宗平不曾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可一桩桩一件件细致暖心的小事,持久地温暖着乡亲们的心。

